



106.09.30 鄧世昌先生紀念簽約及捐贈獎學金儀式

詩詠海軍英烈鄧世昌管帶

著者／陳清茂

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
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

壹、前言

同治5年（1866），清政府於福州設置船政學堂，開始培養駕駛、製造人才。同治13年（1874），江蘇巡撫丁日昌建議籌建北洋、東洋、南洋三支水師，總理衙門決定先創設北洋水師。光緒元年（1875），北洋大臣李鴻章督辦北洋海軍，於光緒5年（1879），在天

津設立海軍營務處，辦理海軍軍務。光緒7年（1881）起，修建旅順、威海衛軍港。光緒8年（1882）起，聘請英人琅威理（William M. Lang）、德人式百齡（M. Siebelin）等人，擔任「北洋海軍總查」（The Chief Inspector of the Northern Naval Squadron）。光緒11年（1885），北洋艦隊成軍，負責守衛奉天、直隸、山東等海域。光緒14年（1888），海軍

衙門擬定《北洋海軍章程》，訂定海軍軍制，設置「提督」一員統領全軍，駐威海衛，下設左、右翼「總兵」等要職，各艦設有「管帶」，管領一艦之事。海軍發展至此，氣象一新。

船政學堂之前、後學堂培育出海軍各類專業人才，故李鴻章推崇船政學堂為「海軍開山鼻祖」。後學堂駕駛班第一期畢業軍官，接受西式海軍教育，甚至留學英、法國，皆成為北洋海軍精英，不少人以管帶身分參與了甲午海戰，如劉步蟾、林泰曾、方伯謙、鄧世昌、葉祖珪、林永升、邱寶仁、李和、黃建勳、林國祥。雖然甲午海戰北洋海軍戰敗，但與當日遼東戰場陸軍將領之怯戰相比，海軍盡全力打海戰，鄧世昌、林永升、黃建勳等第一期畢業管帶，與艦同殉，以生命捍衛海疆。

甲午海戰殉難管帶之中，又以鄧世昌之英勇事蹟，尤為國人崇敬。鄧世昌管帶憑著海軍忠義精神，勤於艦上諸事，臨戰不懼，指麾致遠艦官兵護衛定遠艦，於艦損之際，又鼓快衝撞日本吉野艦，雖未能了卻殲敵大願，但忠烈殉國的形象已長留國人心中。民國106年9月30日，漢民科技公司副總經理鄧念濠（鄧世昌之曾姪孫）遵父親鄧堯民先生遺願，捐贈新臺幣600萬，委由「海軍軍官學校校友文教基金會」設立「鄧世昌先生紀念獎學金」，用以獎勵本校績優學生，藉以緬懷先人，並鼓勵本校學生努力向學，衛戍海疆。為呼應此一美事，筆者為文追述鄧世昌管帶臨陣奮戰的忠義典範，以

激勵海軍後進。本文以清末詩人對鄧世昌的歌詠為析論素材，深入分析詩作，從中建構出鄧管帶在當國人心中的忠義形象。

貳、鄧世昌生平簡述

鄧世昌（1849～1894），原名永昌，字正卿，投身北洋海軍後改名為世昌，廣東番禺（今廣東珠海）人，生性沉毅，通曉英文，留意西學。同治6年（1867），進入船政學堂就讀，學習海軍造船與駕駛專業。同治10年（1871），鄧世昌登建威艦見習，巡察南洋諸島，開展海洋襟懷，憑著赤忱丹心，衛戍海疆。同治13年（1874），以優異成績畢業，派任琛航艦大副，後調任振威砲艦管帶，並代理揚武艦管帶。



船政學堂前學堂¹



船政學堂後學堂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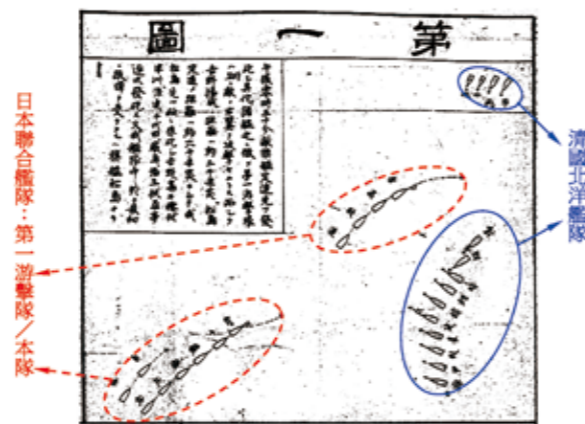
李鴻章籌建北洋海軍時，以鄧世昌嫻熟軍艦管帶事宜，故調任北洋水師，任飛霆、鎮南砲艦管帶。光緒6年（1880），鄧世昌隨丁汝昌提督赴英國接揚威、超勇兩艦，眼界既寬，更加留意西方海軍知識、海權發展趨勢。光緒8年（1882），朝鮮內亂，日本趁機派兵干預，鄧世昌跟隨丁汝昌以兵艦護送浙江提督吳長慶的部隊馳援。任務達成後，鄧世昌升任游擊，並賜「勃勇巴圖魯」勇號，任揚威艦管帶。光緒13年（1887），清政府向英、德訂製之致遠、靖遠、經遠、來遠等四艦竣工，鄧世昌奉令出國接艦，以營務處參將之官銜，兼任致遠艦管帶。光緒14年（1888），李鴻章以鄧世昌訓練船艦得力，奏准賞換「噶爾薩巴圖魯」勇號，同年北洋海軍成軍後，仍兼致遠艦管帶。

光緒20年8月18日（1894.9.17），甲午海戰爆發，鄧世昌指揮致遠艦與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激戰。鄧世昌於彈盡艦傷之際，激勵將士全速前進，準備撞沉日本吉野艦，不幸被對方艦砲擊中，右舷進水傾斜而沉沒於滄海，鄧世昌與全艦將士壯烈犧牲，享年46歲，謚號壯節，追贈太子少保，與左寶貴並稱國之「雙忠」，入祀京師之昭忠祠，並頒授鄧母郭氏匾額，以昭示其教子有方，足資旌獎。光緒帝特撰對聯，弔輓鄧世昌之英魂：「此日漫揮天下淚，有公足壯海軍威。」鄧世昌治軍謹嚴，任事精勤，訓練有方，廉介自持，臨戰不懼，以船為家，甲午海戰捐軀後，家無餘財，只留一抹英風。

參、海戰留英名

光緒20年8月18日（1894.9.17）12點50分至5點45分，清、日兩國海軍於黃海進行大規模的海戰，史稱「黃海海戰」。黃海戰場位於鴨綠江出海口的大東溝，故又稱大東溝海戰、鴨綠江海戰，日本則稱海洋島海戰。

黃海海戰中，丁汝昌提督率領北洋艦隊，迎戰由伊東祐亨中將所率領之日本聯合艦隊。北洋艦隊各艦多設置大口徑重砲，且多為前主砲，丁汝昌審酌艦上武器特性，採用琅威理指導的鱗次橫陣，以艦艏迎敵，可發揮艦艏重砲威力，遭敵艦砲攻擊的截面積也比較小，然而卻也存在著不易維持隊形、指揮困難的缺點。日本聯合艦隊艦艏重砲較少，舷側速射砲多，則採用單縱陣隊形，各艦縱向前後排列迎戰，以發揮舷側速射砲的火力優勢及新式船艦的機動力。日本聯合艦隊依船速的快慢，將航行



黃海海戰彼我陣形畧圖·第一圖³

速度較快的新銳戰艦編為第一游擊隊（吉野、浪速、秋津洲、高千穗等四艦），以穿插、分割方式，攻擊北洋艦隊橫隊翼端的弱艦，艦速稍慢的本隊（松島、嚴島、橋立、扶桑、千代田、比叡、赤城、西京丸等八艦），則遷制北洋艦隊主力。

12點50分，定遠艦發現日艦蹤跡後，於相距6,000m時，首先發砲，鎮遠艦繼之，然因遠距而無法命中日艦。日艦則等到北洋艦隊進入其速射砲3,000m的射程時，才開始還擊。日軍第一游擊隊先攻擊清軍右翼的超勇、揚威兩艦，其中超勇艦被擊沉，揚威艦中彈起火，撤退時觸礁擱淺。日軍本隊則全力圍攻定遠、鎮遠兩艘鐵甲艦。定遠艦的旗號信號裝備被日艦砲彈摧毀，失去指揮艦隊作戰能力。鄧世昌為解救軍醫院中砲起火的定遠艦，趨前與日艦展開砲戰，在艦體受到重創之後，欲撞沉吉野艦，最後被其艦砲擊沉，鄧世昌及全艦官兵殉職。日軍第一游擊隊又圍攻經遠艦，林永升管帶中砲，腦裂而死，經遠艦最後也被擊沉。濟遠艦方伯謙管帶，於致遠艦沉之際，未能肩負起作戰任務，先行駛離戰場，廣甲艦吳敬榮管帶亦隨之駛離。廣甲艦在逃離戰場途中觸礁擱淺，官兵被迫自爆沉艦。北洋艦隊剩餘的定遠、鎮遠、來遠、靖遠四艦，全力抵抗日艦圍攻。下午5點45分，日本聯合艦隊見無法完全殲滅北洋艦隊，遂收隊撤兵，確保戰果，黃海海戰結束。

本海戰北洋艦隊共損失揚威、超勇、致遠、經遠、廣甲等五艦，殘部重新編隊後，退回旅順軍港。事後丁汝昌呈報海戰戰況，清廷認定濟遠艦方伯謙管帶因怯戰逃跑，被陣前處死。黃海海戰一役，北洋海軍戰敗，日本聯合艦隊戰勝，日本取得黃海、渤海制海權，也影響甲午戰局的最終結果。

肆、詩人筆下的鄧世昌忠烈形象

清、日兩國黃海大海戰，北洋海軍雖以損失五艘戰艦的敗績收場，然而大多數參戰的海軍官兵戰志昂揚，奮戰不懈。其中鄧世昌欲撞敵沉艦的忠義壯節，更獲得當時朝廷要員、社會輿論的極高頌揚。關心黃海大海戰戰況的詩人們，一一提起悲切詩筆，悼念海上英烈—鄧世昌管帶！

王春瀛〈甲午三忠詩·鄧世昌〉詩，以感性而悲壯的詩筆，哀鄧世昌未能如願地撞沉日艦，弔其堅溺滄海的壯節：

萬里樓船下，龍旗據上游。前軍甘避舍，大將怒沉舟。

殺賊留餘恨，孤生亦足羞。魂兮歸也未？東海暮雲愁。



甲板上高聳桅杆懸掛著清朝海軍黃龍旗（見附圖），巡曳於黃海的北洋海軍艦隊，一遭遇日本聯合艦隊，由丁汝昌提督駐艦指揮的定遠艦，在槍砲大副沈壽的砲令下，水手首先發射305mm克虜伯巨砲，開啟黃海海戰序幕，不久後雙方即展開猛烈的海上砲戰。雙方經過一番慘烈的砲擊，北洋艦隊屈居下風。致遠艦為穹甲巡洋艦，舷側無裝甲防護，然而鄧世昌管帶心存「大將怒沉舟」的死戰決心，解救定遠艦之危（定遠艦軍醫院中彈起火），於艦傾（右舷傾斜30°）彈盡之際，拼最終一搏，指揮本艦全速衝撞吉野艦，最後被其無情艦砲擊沉，「殺賊留餘恨」！海上載浮載沉的鄧世昌，因「孤生亦足羞」之故，欲與艦上弟兄同生共死，放棄“左一”號魚雷艇馳救，與其豢養之太陽犬同溺於深邃滄海。鄧世昌與全艦將士共246人，壯烈犧牲。與致遠艦同列左翼編隊的濟遠艦、廣甲艦，在致遠艦沉後，不肩負起左翼作戰任務，卻倉卒離開戰場（「前軍甘避舍」），形成強烈對比。王春瀛懷想昔日黃海戰場的激戰場面，海天暮雲彷彿染上一抹壯士的悲愁，葬身滄海的海軍英魂，是否已魂歸梓里呢？本詩流露出詩人心中無限的哀悽：哀國士已亡！

鄭觀應〈聞大東溝戰事感作〉詩，以具象的詩筆描寫當日大東溝海戰之激烈，頌揚鄧世昌為國捐軀的忠義精神，並凸顯當日遼東戰場上陸軍諸將的貪懦畏敵：



點石齋畫報·僕犬同殉

東溝海戰天如墨，砲震煙迷船掀側。致遠鼓楫衝重圍，萬火叢中呼殺賊。

勇哉壯節首捐軀，無愧同胞誇膽識。梁宏立志果不虛，生當封侯死廟食。

愧殺遼東眾將弁，曳兵棄甲無人色。喧傳中外盡驚奇，兵餉虛糜尚減剋。

那堪平旅如金湯，拱手讓人千萬億。措置乖方咎孰歸，春秋大義為賢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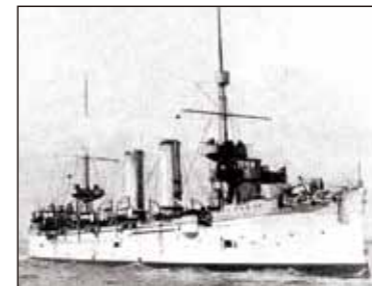
粉飾因循若養癰，堂堂師挫彈丸國。我欲退步學神仙，不願長為世所抑。

功名富貴本由天，任爾畸士求不得。嗚呼！流芳遺臭竟如何？懦夫貪夫聽我歌。

廣廈千間眠七尺，良田萬頃食無多。曷不為國執干戈？君不見，蒙恥貪祿一剎那！

「東溝」指鴨綠江出海口的大東溝海域。詩云「東溝海戰」，即黃海海戰。大東溝海戰是以燃煤產生蒸汽為動力，艦砲為主要攻擊武器之大型海上作戰，戰況為當代各國海軍所關

注。本詩開頭兩句，詩人先敷陳「天如墨」、「砲震」、「煙迷」、「船掀側」等海戰場之具象辭語，透過聲音、震動、顏色，營造出清、日兩國戰艦猛烈互擊的戰場氛圍，再聚焦於鄧世昌血戰的英勇壯舉（「致遠鼓楫衝重圍，萬火叢中呼殺賊」）。清·姚錫光《東方兵事紀略·海軍篇》云：「致遠藥彈盡，適與倭船吉野值，管帶鄧世昌……謂倭艦專恃吉野，苟沉是船，則我軍可以集事，遂鼓快車，向吉野衝突。」「致遠鼓楫衝重圍，萬火叢中呼殺賊」三、四兩句，描寫鄧世昌在烽煙遍布的海上，為解救定遠艦被日艦圍攻之危，不顧致遠艦已受艦砲重創，指揮作戰意志昂揚的致遠艦，脫離左翼編隊，運用「撞擊」戰術，全力衝撞吉野艦，背後的戰略考量，在於撞沉航速高（自然通風20節／強壓通風22.5節），極

北洋海軍致遠艦⁴日本吉野艦⁵

具戰力的吉野艦，以打亂日本聯合艦隊的攻擊陣形，使我軍得以集中應戰。「勇哉壯節首捐軀」的鄧世昌，誓與致遠艦同沉滄海，既贏得戰場上海軍同胞的誇讚，也得到國人「生當封侯死廟食」的至高崇敬。鄭觀應一路描寫鄧世昌的壯節事蹟後，忽然插入「愧殺遼東眾將弁，曳兵棄甲無人色」兩句情境轉折句，將遼東戰場陸軍諸將（指葉志超、衛汝貴、吳大澂、趙懷業、龔照璵等人）一臨戰即曳兵棄甲的慘無人色，與鄧世昌指揮作戰的無懼膽色對比，使讀者心中自然形成鮮明的評價。「喧傳中外盡驚奇……蒙恥貪祿一剎那」等句，以長篇幅詩句痛責遼東戰場諸將，不願效法鄧世昌捨身抗敵，卻甘為蒙恥貪祿之「懦夫貪夫」，輕易將平壤城、旅順港等金湯要地，拱手讓敵，遺臭千古！其中「兵餉虛糜尚減剋」句，乃諷刺衛汝貴家業已極富裕，統兵支援朝鮮作戰時，仍扣剋軍餉，造成兵勇不滿。本詩流露出鄭觀應對大東溝海戰英雄鄧世昌的哀悼之情，譴責遼東貪懦將領失能瀆職，批評朝廷施政因循苟且，暗諷北洋大臣李鴻章處置無方，使得實力本為東亞之雄的堂堂大國海軍，竟挫敗於彈丸小國之軍，令國人無限唏噓。詩中間有道家學仙，功名天定的念頭，正是作者對國家時局無力、陸軍將領失職的無奈反諷。

張其淦，以五律聯章的詩歌體制，作〈挽鄧壯節公世昌〉詩四首，依時序歌詠鄧世昌一生的志向及其海戰忠壯事蹟：



致遠艦軍官合影⁶ (圖中以圈標示者為鄧世昌)

少年投筆去，意氣似班超。異域星霜變，重溟瘴霧消。

投壺閒把酒，倚劍欲干宵。南海波濤濶，深秋別思遙。(第一首)

第一首詩描寫鄧世昌年少投筆向海的昂揚遠志。同治6年(1867)，鄧世昌考入船政後學堂第一屆駕駛班，學習海軍專業，時年18歲，故云「少年投筆去」。「南海波濤濶，深秋別思遙」兩句，張其淦自註：「壯節由出洋學生管帶輪船。」同治10年(1871)，鄧世昌登建威艦見習，巡行南洋諸島，驗證所學專業，張開航海眼界。同治13年(1874)，畢業派任琛航艦大副，後調任振威砲艦管帶，並代理揚武艦管帶，磨練統艦作戰智能。鄧世昌投筆從戎，意氣極似班超，加入海軍行伍，把酒倚劍，志在波濤壯闊的汪洋，終能如願地管帶致遠艦，乘千里長風，破萬里巨浪。

隱隱檣帆列，煙迷鴨綠江。合圍誰陷陣？飛砲激驚瀧。

雲合鳥偏散，羣孤雁不雙。隻輪飛去似，鼓力怒相撞。(第二首)

第二首詩描寫大東溝海戰場景及鄧世昌孤身率艦奮戰的形影。位於鴨綠江口的大東溝海面，因清、日雙方戰艦列對戰而煙霧迷漫。「隱隱」、「煙迷」的修辭，映襯出當日戰況之激烈。「隻輪飛去似，鼓力怒相撞」兩句，指日本聯合艦隊包圍北洋艦隊猛攻時，鄧世昌在密集飛砲激射的險境中，有如離孤雁般，指揮致遠艦脫離左翼編隊突圍，全速撞向吉野艦，盼能減損日軍的主戰力。淺野正恭《日清海戰史·第五章》也記載鄧世昌此戰術行動：「致遠有豪勇敢為之艦長，開戰伊始，即出陣外，與游擊隊挑戰，因之連受數彈，右舷傾側。」當戰況激烈時，同列左翼編隊的濟遠艦、廣甲艦卻藉故駛離戰場，不與致遠艦並肩抗敵，張其淦特用「隻」字（「隻輪飛去似」），無奈地凸顯出鄧世昌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孤軍作戰形影。

閩江與粵海，相較意如何？未慰同舟願，愁聽棄甲歌。

蒼茫誅馬謖，惆悵失廉頗。落日愁雲起，瀾翻怨老鼃。(第三首)

第三首詩作則點出當時北洋海軍隱然內分閩派、粵派，將領們不能同舟齊力抗敵，甚至有臨戰遁逃而遭陣前處決者（方伯謙—閩系），故云「愁聽棄甲歌」。船政學堂後學堂駕駛班第一屆畢業生中，閩籍23名，粵籍10名。這些畢業軍官接受西方海軍教育，甚至留學歐洲，都是北洋海軍的精英，卻也因籍貫不同而形成

派系之爭，故云「閩江與粵海」，其中又以閩系為主。閩系、粵系將領之間彼此較量，甚至相扞格、排擠，影響北洋海軍整體的指揮、訓練成效。粵籍的鄧世昌，行事風格迥異於閩系管帶，亦常苦於派系之爭。「蒼茫誅馬謖，惆悵失廉頗」兩句，「蒼茫誅馬謖」指遭軍前處決之濟遠艦方伯謙管帶，「惆悵失廉頗」則指與艦共存亡的鄧世昌管帶。「蒼茫」、「惆悵」兩詞，正道出作者的深沉無奈：一處決，一戰死。

遐想渡遼策，真留海上名。中流憑砥柱，他日憶千城。

鷓首歸何處？鴻毛死笑輕。鬚眉洵不愧，遺貌識真卿。(第四首)

第四首詩由鄧世昌的英偉遺照，高度肯定其殉職壯節。張其淦自註：「公有遺像，洋人爭購。」鄧世昌身為北洋海軍的中流砥柱，國之干城，雖凜然殞命滄海，他日卻成為後人憑弔的對象，在中華民族海軍史上留下海戰英雄的美名，故其遺像也廣為流傳。「鷓首」本借代船，此指沉溺大海的致遠艦。凝觀鄧世昌遺像之英偉容顏，彷彿識得如顏真卿般之忠節，作者懷想他在戰場上「鴻毛死笑輕」的豪氣，其中「真留海上名」詩句，實為鄧世昌成就其海軍志業的中肯評價。

繆鍾涓〈紀大東溝戰事弔鄧總兵世昌〉，以長篇幅的七言詩句，描寫當日大東溝海戰的慘烈戰況，並將焦點聚集在鄧世昌總兵臨戰時的



忠勇，及其艦亡人亡的壯節形象：

陰雲黷慘海氣黑，王濬樓船誓殺賊。兩軍鏖戰洪濤中，雷霆鏗鉤天異色。

高密後裔真英雄，氣貫白日懷精忠。砲石攻擊亂如雨，血肉激射波濤紅。

敵艦紛紛多擊毀，我舟力盡亦沉水。不分猿鶴與沙蟲，全軍盡葬魚腹裏。

將軍歷險得生出，當留此生待異日。志存滅虜圖再舉，疇謂將軍節遽失？

將軍大呼曰不然，甯為玉碎毋瓦全。誓與士卒共生死，人死我生何靦顏？

嗚呼人生孰不死，死亦要貴得其所。重如泰山輕鴻羽，流芳遺臭俱千古。

將軍視死甘如飴，凜凜大節青史垂。嗟彼軍前身伏法，畏敵如虎亦奚為？

本詩先鋪陳慘烈的大東溝海戰場面，再聚焦於鄧世昌捨身取義的崇高志節。第一段（「陰雲黷慘海氣黑……全軍盡葬魚腹裏」）12句，描寫大東溝海戰激戰場面。作者首先以晉代王濬率樓船沿江直取吳都建康的典故，用以借指立誓率艦殺倭，實為高密英雄後裔的鄧世昌。

光緒20年（1894）9月17日上午12點50分，原本大東溝海天晴朗，浪靖波平，因清、日兩軍於海上激烈鏖戰，使得澄澈海天瞬間變為慘淡黯黑，海面被一枚枚落彈炸起陣陣波濤。

「鏗鉤」本指鐘鼓聲相雜，詩人以「雷霆鏗鉤」辭語，寫實地形容砲彈炸開鐵製船殼的巨響。「炮石攻擊亂如雨……全軍盡葬魚腹裏」等句，則描寫大東溝海上混戰中，我方艦沉人亡的慘烈。敵艦舷側布列的速射砲猛烈攻擊我艦，如落雨般密集的砲彈，不是鑿穿艦體，就是在甲板上爆炸，到處是水手「血肉激射」的恐怖場面。「不分猿鶴與沙蟲，全軍盡葬魚腹裏」兩句，指在海戰中我方被擊沉的戰艦，不論是軍官或水勇，全沉溺於冰冷的滄海中。戰後清算：我方經遠、致遠、超勇等3艦被擊沉，揚威、廣甲等2艦自爆沉沒，定遠、鎮遠、來遠、靖遠、濟遠、平遠、廣丙等7艦受創；日方則松島、比睿、赤城、西京丸等4艦重創，無艦沉沒。第二段（「將軍歷險得生出……畏敵如虎亦奚為」）16句，將描寫聚焦於鄧世昌面臨



黃海海戰致遠艦沈 銅版畫

戰場生死交關時的抉擇！「將軍歷險得生出，當留此生待異日。志存滅虜圖再舉，疇謂將軍節遽失？」4句，言鄧世昌若願獲救，才會有再戰日倭的機會，此為當時朝野均可接受的抉擇，並不算戰場失節。艦沉落海的鄧世昌，身環救生圈而飄浮在海上，又遇友艦馳救，本可獲救脫險，日後再俟機滅敵，然而他抱著「甯為玉碎毋瓦全」、「誓與士卒共生死」的決心，不願靦顏獨活，決意沉海，竟棄救生圈而溺死，死得其所，凜然高節，流芳千古。「嗟彼軍前身伏法，畏敵如虎亦奚為」結尾兩句，特以「畏敵如虎」來形容方伯謙駕濟遠艦逃離黃海戰場的驚懼貌，後來在旅順被陣前行刑之事，來映襯鄧世昌奮戰殉命之節義。

慘烈的黃海海戰，對於國人的衝擊是巨大的。北洋海軍成軍背後蘊含的意義是花大筆經費建置的現代化海上軍力，是國家力量的展現，東亞制海權掌握於中國之手。甲午戰爭爆發後，被國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海軍，因種種內外因素，卻以戰敗收場，未能扭轉甲午戰局。清末詩人以詩篇歌詠鄧世昌管帶殉戰忠節，反映的正是當日國人對黃海海戰的普遍性評價，並悲嘆外國侵逼的民族危機。

陸、結語

畢業於船政學堂後學堂駕駛班第一期的鄧世昌，通曉西學，精習輪機、航海之術，具有濃烈的海權觀念，為優秀之指揮、作戰人才。鄧

世昌治艦謹嚴，任事勤明，廉潔自持，以艦為家，膺任致遠艦管帶，憑恃著滿腔忠義、赤忱丹心，於黃海戰役中，盱衡全局，臨陣當先，護衛旗艦定遠艦於前，衝撞日本吉野艦於後，雖不幸艦沉人亡，但衛戍海疆，以身殉國的颯颯英風，永為我海軍後輩的不朽典範！

震撼時局的黃海大海戰，北洋海軍雖以損失五艘戰艦的敗績收場，卻有鄧世昌欲撞敵自沉的忠義勁節，鼓舞民心，獲得當日朝野輿論的頌揚。感時憂世的詩人，關心甲午戰局的發展，莫不手拾悲切詩筆，以詩句悼念沉溺深海的鄧世昌管帶！王春瀛以感性、悲壯交融的詩句，哀鄧世昌未能如願地撞沉吉野艦，憑弔其堅溺深海的忠節。鄭觀應以具象的筆觸，寫實地描摹大東溝海戰之慘烈，頌揚鄧世昌為國捐軀的忠義英風，凸顯遼東戰場上陸軍諸將弁的貪懦畏敵。張其淦歌詠鄧世昌平生高志，及其忠壯之海戰事蹟。繆鍾涓運用文字的靈活想像功能，使讀者有如親臨慘烈的大東溝海戰現場，再將焦點聚集在鄧世昌臨戰時的忠勇無懼、艦亡人亡的壯節形象。頌揚鄧世昌的詩歌作品，大體上以現實的筆法，敘寫鄧管帶的英勇事蹟，再緣此而生出感性的緬懷。詩人筆下的鄧世昌英雄形象，長留國人心中，我海軍後進當踵繼鄧世昌的精神，迎向海洋，衛戍海疆。

- 1 圖片引自《清末海軍史料》（北京：海洋出版社，1982）。
- 2 圖片引自《清末海軍史料》（北京：海洋出版社，1982）。
- 3 引自日本海軍軍令部編：《日清海戰史·黃海役》。
- 4 本圖引自宗澤亞：《清日戰爭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1，頁488。
- 5 本圖引自陳：《北洋海軍珍藏圖片集》，上海：文匯出版社，2011，頁21。
- 6 本圖引自陳：《北洋海軍艦船誌1855—1911》，北京：現代艦雜誌社，2006，頁66。
- 7 本圖引自陳：《北洋海軍珍藏圖片集》，上海：文匯出版社，2011，頁96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

- 1 羅惇：《中日兵事本末》（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·續編》，第18輯），新北市：文海出版社，1975。
- 2 文廷式等著：《中日甲午戰爭》，臺北市：廣文書局，1981。
- 3 黃遵憲撰，錢仲聯箋注：《人境廬詩草箋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。
- 4 姚錫光：《東方兵事紀略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。

二、今人專著

- 1 阿英：《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》，臺北市：廣雅出版公司，1982。
- 2 張俠等編：《清末海軍史料》，北京：海洋出版社，1982。
- 3 李生輝、劉鎮偉選注：《甲午戰爭詩歌選注》，大連：大連出版社，1994。
- 4 陳悅：《北洋海軍艦船誌1855—1911》，北京：現代艦雜誌社，2006。
- 5 宗澤亞：《清日戰爭1894—1895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1。
- 6 陳悅：《北洋海軍珍藏圖片集》，上海：文匯出版社，2011。
- 7 威海瑩：《北洋海軍與晚清海防建設—丁汝昌與北洋海軍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2。
- 8 吉辰譯注：《龍的航程：北洋海軍航海日記四種》，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13。
- 9 陳悅：《中國軍艦圖誌1855—1911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。
- 10 陳悅：《甲午海戰》，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4。

三、期刊論文（以出版時間排序）

- 1 孫燕京：〈論甲午詩的思想特色〉，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，第5期，1994。
- 2 李生輝：〈論甲午戰爭詩歌的藝術成就〉，《丹東師專學報》，第2期，1994。
- 3 李生輝：〈風雲甲午正氣篇—甲午戰爭詩歌綜論〉，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，第2期，1994。
- 4 丘均元：〈黃海海戰與鄧世昌的愛國獻身精神〉，《廣東民族學院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，第3期，1994。
- 5 方英：〈北洋海軍將領素質與甲午海戰〉，《安徽史學》，第4期，1994。
- 6 劉鎮偉、鄭淑秋、王英波：〈甲午戰爭詩歌探析〉，《東北師大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，第5期，1995。
- 7 楊繼先：〈忠烈參天 浩氣長存—民族英雄鄧世昌事略〉，《黑龍江社會科學》，第1期，1996。
- 8 姜峰：〈鄧世昌民族英雄理想化的建構〉，《軍事歷史研究》，2009。
- 9 姜峰：〈自殺社會意義的賦予—以鄧世昌自殺情景的建構為例〉，《貴州文史叢刊》，第3期，2010。
- 10 李國榮：〈清宮甲午戰爭檔案的系列開發和深度挖掘〉，《歷史檔案》，第4期，2014。